

会享受生活的人,如同敏感的“候鸟”,结伴依仗地追逐季节,在祖国各地休闲玩耍。春天去江南赏花,夏天到海南戏水,冬天赴北国踏雪,这几乎成为时尚,更成了生活内容。那么,请问愿意出游的人,在一年中最好的时节——秋天,您最想去哪里呢?

到了深秋,森林中的花草,有的仿佛也去远行了,渐渐开始零零落落,留下来的最后献上芬芳。有种树木此时却格外显得神气,它用高贵气质和优雅姿态,展示无畏寒冷的坚强和勇气,这就是生长在北方的枫树。的确,我很喜欢枫树。年轻时每到深秋时节,都要跑到北京的香山,观赏那漫山的枫叶。去得早了,叶子正在从绿泛黄,香山就如金碧辉煌的宫殿,让游人在宫殿中自由地徜徉;去得稍迟,叶子正在从黄变橙,香山好似披着橙色战袍的英雄,威风凛凛地站立在你的面前;只有到了霜降过去后,叶子完全从橙转红,香山被红色枫叶严严实实地复盖,缕缕斑驳的日影投入林中,这时,香山的秋色更加赏心悦目。随着想像的丰富与贫乏,红叶都会在脑海中幻化——简单地,幻化为猎猎红旗、熊熊烈火;复杂地,幻化为灿灿霞光、勃勃杜鹃。这就是观赏枫叶多年之后,我对于枫树的一点浮浅感受。直至走进人生晚年,联想到晚秋的枫树,总想知道,这枫树是不是跟人生一样,经过三次颜色的变化,变得有种沉稳的色彩,最后成为秋天花木的宠儿呢?

有位学林业的朋友告诉我,枫树从绿由橙变红,是在秋冬的时候,叶绿体、叶绿素被分解回收后,叶绿素含量较大遮盖了其它颜色,使叶片呈绿色。当叶片里的叶绿素没有了,其它色素颜色就显现出来,如花青素的红色、胡萝卜素的黄色、叶黄素的黄色等。除此之外,枫叶中贮存的糖分还会分解转变成花青素、火素,使叶片的颜色更加艳丽、火红,最终枫叶变得完全红彤彤,如霞似



火,迸发出生命的光亮。

噢,原来这枫树,确实跟人一样。经过季节风霜多次的磨砺,躯体由娇嫩逐渐就变坚强,最后橙,香山好似披着橙色战袍的英雄,威风凛凛地站立在你的面前;只有到了霜降过去后,叶子完全从橙转红,香山被红色枫叶严严实实地复盖,缕缕斑驳的日影投入林中,这时,香山的秋色更加赏心悦目。随着想像的丰富与贫乏,红叶都会在脑海中幻化——简单地,幻化为猎猎红旗、熊熊烈火;复杂地,幻化为灿灿霞光、勃勃杜鹃。这就是观赏枫叶多年之后,我对于枫树的一点浮浅感受。直至走进人生晚年,联想到晚秋的枫树,总想知道,这枫树是不是跟人生一样,经过三次颜色的变化,变得有种沉稳的色彩,最后成为秋天花木的宠儿呢?

有位学林业的朋友告诉我,枫树从绿由橙变红,是在秋冬的时候,叶绿体、叶绿素被分解回收后,叶绿素含量较大遮盖了其它颜色,使叶片呈绿色。当叶片里的叶绿素没有了,其它色素颜色就显现出来,如花青素的红色、胡萝卜素的黄色、叶黄素的黄色等。除此之外,枫叶中贮存的糖分还会分解转变成花青素、火素,使叶片的颜色更加艳丽、火红,最终枫叶变得完全红彤彤,如霞似

我以多年的体会和感受,观赏枫叶比之观赏花卉,更需要宁静的氛围,更需要沉稳的心境。花卉品种多样,指指点点地观赏,很平常。观赏这枫叶则不然,单一的色调不多的形,只有独自品味赏玩,你才能从中真切体察出这枫叶的内涵与神韵。古诗词中诸如:“停车坐爱枫林

丹枫似霞映清流

柳萌

晚”“江枫渔火对愁眠”“枫香晚花静”“枫醉未到清醒时”等等,都是表现赏枫的静谧与安详。倘若观赏枫叶像现在这样,千车万人浩浩荡荡直奔香山,只能算是赶“枫叶集”,图个热闹闹的场面,哪里还有优雅情趣呢?想一想都觉得乏味。那么,到底哪里去赏枫领略秋色更好呢?我一时也说不清楚。反正不愿辜负这大好秋光,到时一定要出去走一走。谁知今年夏天的尾巴,拖得很长、很长,临近中秋,还没有秋天的清凉,那枫叶自然不会变红。直至两场秋雨过后,天气略凉爽,我跟友人相约,一起去享受这秋天的快乐。去香山吧,人太多;去山西吧,路太远;去近郊吧,枫树少。商量来商量去,想到了茅荆坝国家森林公园,茅荆坝秋天来得早,枫叶肯定会红得早,再说没有堵车等待的烦恼,从心情和时间上来说,比去香山赏枫更有情趣,岂不同样美妙和快乐?人生的过程无法重复,自然的景色总可再得。

我跟友人到茅荆坝,只是来去匆匆,对于它了解并不多。茅荆坝国家森林公园,四时景色各有不同,以秋天景色最为美丽。而秋天的美丽景色,更多的则是来自枫叶。茅荆坝枫叶跟香山枫叶不同,香山枫叶是成片成片的红,茅荆坝枫叶是成团成团的红,如果把这两处的枫树做个比较,就每棵树来说,香山枫叶红似红云在飘荡,茅荆坝枫叶像红绣球在滚动,都有着头,都那么令人久久回味。跟陪同的公园负责人请教,这两处枫叶形状为何不同,他说,香山枫叶以黄栌树为主,茅荆坝枫叶以五角枫树为主,同样是枫树姿态竟然各有不同。

其实秋天的茅荆坝,除了这红红的五角枫,还有山丁子、火炬和爬山虎,到了深秋时节,它们也用红灿灿的躯体,跟枫树一起染红茅荆坝,差别无非是颜色谁更浓谁更淡。秋天又恰好是白桦树摇曳多姿的季节,漫山红枫叶中增添几许白桦树白皮和黄叶,如同霞光中闪亮的白线与金星,使这茅荆坝的山林越发显得俏丽、斑斓和浪漫。

走在茅荆坝林中小路,望天是湛蓝的,看地是碧绿的,观树是深红的,探水是清澈的,整个人,完全融入秋天的景色之中,一时忘却所有尘世的烦恼,五脏六腑都跟眼前森林一样,那么清新,那么宁静,那么畅快,那么平和,这时你才会意识到,人就应该这样纯真地无拘地生活。这样的生活才惬意,才有滋味儿,才更尊贵。

林中许多别致的小亭,坐在亭子里歇脚时,亭旁山溪潺潺的水声,把我从遐想中呼唤出来,好像是让我别忘记它们的存在。就是嘛,山上有溪流,地下有温泉,都是秋天在茅荆坝赏枫时,大自然赐予的伙伴。攀山赏枫累了,坐下来小憩,随处都有潺潺溪流潺潺,那柔美清脆的声音,仿佛在给你助兴提神。尤其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在两相对峙的山间,一座山上是条垂帘的瀑布,清澈的泉水从山上倾泻而下,一座山下是条似带的溪流,平稳的水势委婉地从远方流来,中间隔着一条宽宽的林路,如同被关山阻隔的恋人,相望而不能相拥,一个在天上唱着歌,一个在地下哼着曲,无限的相思无尽的幽怨,都借这绵长的流水诉说和表达。可是谁又能说,这片红叶,不是它们思念的泪痕呢?

说到茅荆坝的水,就不能不说到泉。茅荆坝的泉都是天然磁化温泉,在山林中玩一天玩累了,回来洗个温泉澡深解解乏,泡在泉中想想赏过的枫叶,坐在林间品品草甸的景色,这种享受怕是其他光有枫的地方,无论如何是无法相比的。这正是来茅荆坝赏枫的人,一年比一年多的重要原因。茅荆坝的泉,除了温泉,还有冷泉,被当地人称为“圣水”。这“圣水”的正名叫永溢泉,在茅荆坝森林公园门前,乍看好像一口普通的井,被棱形水泥柱围着,一年四季常流不断,永远是三至五度,永远是那么高的水位,据说,当地人有小病小疾,到永溢泉打水喝喝,很快就会好起来。当地许多长寿老人,大都得这泉水滋养,这大概就是“圣水”得名的由来。

我年轻时去香山赏枫,曾经捡拾过几片落叶,回家夹在一本书中,这一夹就是几十年。每次打开这本书,看到这变干的枫叶,总会想起赏枫的情景,年轻时的欢乐无忧时光,仿佛又呈现在眼前。这次来茅荆坝赏枫,该给记忆留下什么呢?跟同行的友人说:“咱们也尝尝这‘圣水’吧!”公园守护人打趣一桶,让我们每个人喝了喝,甜丝丝、凉沁沁的,感觉跟喝香山水一样,由于游人不算多,在这里饮泉水,比香山更方便更尽兴。我跟伙伴说:“把咱们带来的矿泉水,干脆倒掉换成山泉水,我想回北京细细品咂,让身体也沾点仙气儿。”公园守护人打了三桶泉水,然后小心翼翼地,帮助我们倒进矿泉水瓶。

到了北京家里才发现,匆忙中,竟然把泉水忘在了车上,送我们返京的司机师傅,大概又带回茅荆坝去了。看来这块坝上的宝地,这口长流不息的泉水,希望我们再去那里亲近它。好吧,那咱们就在此相约,明年春天、夏天、秋天,或许今年冬天再相见,因为茅荆坝四季都有诱人的景色哩!

名家新作

旧货市场火爆以来,先后又出现了时髦的词语。不论在北京还是在其他地方,大大小小的搞了很多场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交易额屡攀新高。最让人惊喜的是,各地还纷纷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除了温泉,还有冷泉,被当地人称为“圣水”。这“圣水”的正名叫永溢泉,在茅荆坝森林公园门前,乍看好像一口普通的井,被棱形水泥柱围着,一年四季常流不断,永远是三至五度,永远是那么高的水位,据说,当地人有小病小疾,到永溢泉打水喝喝,很快就会好起来。当地许多长寿老人,大都得这泉水滋养,这大概就是“圣水”得名的由来。

文化创意拒绝文化克隆

乌兰

当下,文化创意产业是个很时髦的词语。不论在北京还是在其他地方,大大小小的搞了很多场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交易额屡攀新高。最让人惊喜的是,各地还纷纷成立了文化创意产业办公室,除了温泉,还有冷泉,被当地人称为“圣水”。这“圣水”的正名叫永溢泉,在茅荆坝森林公园门前,乍看好像一口普通的井,被棱形水泥柱围着,一年四季常流不断,永远是三至五度,永远是那么高的水位,据说,当地人有小病小疾,到永溢泉打水喝喝,很快就会好起来。当地许多长寿老人,大都得这泉水滋养,这大概就是“圣水”得名的由来。

我可以肯定地说,全国像××县这种盲目搞文化创意产业的单位绝不是一处。而且类似这种跑马占地的事在之前也屡见不鲜。譬如十几年前搞的高科技开发区、工业园区;再譬如最近几年搞

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村社区,虽然总的发展方向不错,但由于各地的重视程度、地理环境、资金状况不同,所呈现的结果就大不一样。有的地方搞得如火如荼,有的地方则一片狼藉、萧条冷落。我总以为,拉铁丝网围地跑马占地容易,而要在建立起充满创意、富有朝气的高科技开发区、工业园区和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绝非易事,它需要长远的规划、科学的论证和现实的可操作性,任何论证时都不可取,最终损失的不是对手的强大,而是自己迷失了自己的前进方向。文化创意产业,是由文化的创意加上工业化的管理模式组合而成,二者缺一不可。文化产业离开了创意,就失去了生命力。

世象杂谈

老九的婆娘

斯雨

老九的婆娘原本是上海滩的一名舞女,长得娇小玲珑,又会发嗲,就被常去跳舞的国军团长王老居看上了。这王老居戎马倥偬,一直也没有成家,见了这婆娘以后,喜欢得不得了,就一直带在身边,算得上是登堂入室的夫人了。

国军节节败退,眼瞅着连江南的半壁江山也守不住了,跟王老居关系不错的兄弟就劝王老居早做打算,想想也是,真要跟着老蒋跑到台湾去,可就见不着远在山西的老娘跟兄弟了。王老居就很适时地生了一场病,在医院里住了半个月,然后,带着自己如花似玉的老婆回到了故乡的黄土高坡。

本地的风俗里,女人是没有名字的,娘家是哪个村的,她就被称作什么,比如巷子西头的三婶,就被“岭后”“岭后”地叫了几十年。王老居的婆娘,很自然地,就有了一个很大气的名字:上海。

这个被叫做“上海”的女人,在不到五年的功夫里,接连给王老居生了两女一男,王老居的香火,总算给传下来了,王老居很兴奋。兴奋的王老居找了一些人来喝酒,喝到兴头上,脖子一歪,身子“咣溜”一下滑到了椅子下边,走了。走就走了吧,“上海”她也不哭,更不像本地的女人那样寻死觅活。眼瞅着王老居的棺材抬出了门,她慢腾腾地吐出一个烟圈,对来帮忙的村里人说,再给我找个人吧。一个多月以后,西池尾巴上的老九,雇了一匹披着大红垫子的青骡,几把喇叭吱吱哇哇地吹半天,“上海”就成了老九的婆娘。

做了老九的婆娘,“上海”还是上海,夏天,早晨和傍晚,西池尾巴上的人们,总能看见“上海”穿着绸布衣裤,很好看的绣花拖鞋,躺在门洞里的摇椅上抽烟或者喝茶。“上海”抽烟的姿势,跟所有的风尘女子一样,有一种特别的妖艳的美,脑袋轻轻一扬,一串烟圈飞到面前的空气里,烟圈一个连着一个,经久不散,西池尾巴上的男人看呆了,背地里,偷偷地去模仿,却怎么也吐不出像模像样的烟圈来,男人悻悻地,很响亮地朝地上吐一口痰,恨一声:这婆娘!再从老九门口走过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要回过脸来看。

女人们就不一样了,“上海”在她们之中,无疑是一个另类。她不留跟她们一样的“剪发头”,也不穿

她们打小就穿的自己织的土布做成的衣裳,更不用跟她们一样,天天起早贪黑地地下干活。“上海”的头发,总是高高地在脑后盘一个髻,隔上那么三五天,用洋胰子洗过以后,还要披在肩上,亮闪闪的,香喷喷的,晃人的眼。“上海”的衣服呢,不论冬夏,不是绸的,就是缎的,滑溜溜的,一只苍蝇落下去,稍不留神都会闪了腿。最让村里的女人咋舌的,是这“上海”不下地也就罢了,竟然连饭也不做!看到老九从地里回来,侧着身子从躺在摇椅里的“上海”身边经过,洗了手,烧火做饭,“上海”的眉头就皱起来了,嫌烟火味儿熏了她。老九的饭做好了,端到她跟前,她看也不看,说一声:不吃。老九的眼睛就暗了,把饭端到院里,圪蹴在圪台上自己吃。

女人们看不下去了,问老九:老九,你婆娘不吃你做的饭,她吃什么呀?老九头也不抬,说,喝奶粉。光喝奶粉能当饭啊?女人们的眼睛就睁大了,接着问:老九,你婆娘的衣服,是打哪里买的啊,咋就那么新鲜?老九的头,还是不抬,说,鬼才知道,她自己带来的,满满的几大箱子。女人们的舌头,啧啧地,半天也止不住。半晌,又问:老九,你婆娘的炕,让你上吗?老九的头还是不抬,但话也没有了。有人就说,不让老九上炕,那铁子是你给生的?可不,“上海”嫁给老九六七年吧,生了铁子,一转眼,都十几岁了。

铁子十五岁那年,老九没了。“上海”很平静地,看着村里的女人给老九擦脸、更衣,老九的棺材抬出院子了,她还是没掉一滴眼泪。只不过,这一回,她没有抽烟,头上的发髻,也稍稍有一点毛。

老九走了,下一个,“上海”会嫁给谁呢?西池尾巴上的女人背地里猜想着,“上海”却终于没有再嫁,有一种特别的妖艳的美,脑袋轻轻一扬,一串烟圈飞到面前的空气里,烟圈一个连着一个,经久不散,西池尾巴上的男人看呆了,背地里,偷偷地去模仿,却怎么也吐不出像模像样的烟圈来,男人悻悻地,很响亮地朝地上吐一口痰,恨一声:这婆娘!再从老九门口走过的时候,却还是忍不住要回过脸来看。

女人们就不一样了,“上海”在她们之中,无疑是一个另类。她不留跟她们一样的“剪发头”,也不穿

心香一瓣



舞台(油画)

索卜作

捆好帐篷和睡袋,背起硕大的背包,拄着登山杖,游走在高原的雪山和清涧。

漫长的徒步让自己仿若脱离了纷繁复杂的世界,身体的疲惫换来了心中莫名的宁静。无人开凿的山道迤迤不见尽头,散落的碎石洋酒洒洒铺落在盘根错节的老藤和苔藓之中,虽静谧,却像在诉说着它们悠长而神秘的历史。在不时的鸦鸣中,我埋头前行,不去左顾右盼,不去与同伴说话,甚至不去思考,在无我的状态中像一个旁观者般静静地注视着汗水浸透衣衫,泥水洒洒在鞋帮,感受着疲劳一点点侵蚀着身体时无法言说的快感。

高原上六七个小时的负重徒步会让人生理需求降到最低,饥饿和疲劳来得是那样真实和深刻。每一次的休息和养料补给都显得弥足珍贵,这时才会感到自己身心的灵动,只像一台机器一般,运转,休息,保养,继续运转,单纯得让人觉得似乎有些无所适从。

傍晚来临,麻木的双脚终于踏上营地,远眺远方依然无尽的山峦,并未有多少征服旅途的成就与自豪,因为第二天清晨将依旧如故。顾不得拍打冲锋衣上密密麻

麻的水滴,在一片苍茫的山雾中和同伴吹柴、生火、搭建帐篷。

篝火熊熊燃起的时候夜幕已经降临。火的温暖和烤鸡的香气让冰冷的身体开始活跃。于是大快朵颐,于是把酒言欢。高原的夜有着冷若冰霜的表情,只有高度的白酒和大声的歌唱才能驱散时如梦魇般缠绕在身边和心头的惧意。

旅行

张明睿

篝火渐熄,早已杯盘狼藉,微醉中钻进帐篷,裹起厚厚的睡袋,却毫无睡意。高原的夜雨淅淅沥沥,静谧中打在帐篷上溅起的密集的清响格外清晰。掀开帐篷的帘门,无尽的黑暗如潮水般涌进,尽管头灯的光线穿透力极强,光束射在暗夜中即刻就被湮没。

口渴难忍,只好爬出沾满体温的睡袋,拿起套锅走出营地打水。黑暗中靠着微不足道的头灯的光束一步步摸索,逐渐化为一片迷茫。迷茫中走出一个身影,清晰无比,我看到,那

凭海临风

词二首

林岫

金缕曲·观新编历史剧《赤壁》

叱咤风云烈。战玄黄,登坛掣肘,犁庭扫穴。铜雀兴兵功败世,龙虎雄争盟结。天时与,随机出脱。巧运神思高自越?笔纵横,冷眼情深切。雅逸处,史难说。

江山易代纷豪杰。最凄清,绕歌声壮,美人愁绝。檀槽中流真砥柱,转瞬灰飞烟灭。纵权取,周郎容悦。鼎足三分强梁梦,总堪怜,慷慨生奇节。成与败,几完缺?

注①:言文笔雅逸,虚实相生,或可补出史笔不及或不便言处,参见茅盾《关于历史与历史剧》对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统一问题的见解。

南歌子·与友人议京剧《赤壁》

霸业推英物,和风展大旗。三分鼎足竟何之?一火神来千载锦囊希。江渚渔樵话,策勋逐鹿棋。文枰布势任驱驰。喜看笔端翻古苗新奇。

注①:和风,即东风。

橘子洲头

遗哲峰

因了那首著名的词你才走进人们的记忆岳麓山苍郁的枝桠靓丽了你江心航母的英姿湘江水北去的涛声是你思念润之的梦忆

翩翩少年背负起民族的希冀捉起如椽大笔填写谁主沉浮的履历泥泞里透射出一缕缕光曦驱散黄洋界的阴霾点亮遵义城不灭的灯火塑造了宝塔山的灵活和坚毅奠基了西柏坡宏大阔远的气魄文明古国续写出一个惊喜长城昂起了头颅昆仑撑起华夏大厦的屋脊

归来来兮润之归来你上了你的一腔心事你身上你也不会高草疯长果树凋敝饥肠辘辘满目疮痍

滥觞在你身旁的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一幅幅图画愈发艳丽依偎在你身旁的五十六个民族犹如新编程的“长征三号”火箭助推着中华民族复兴的列车防病毒排骚扰越沟壑抢先机击长空遇飞舟令洋人和古人忙不迭地啧啧称奇